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六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王晋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六目録

廬陵歐陽修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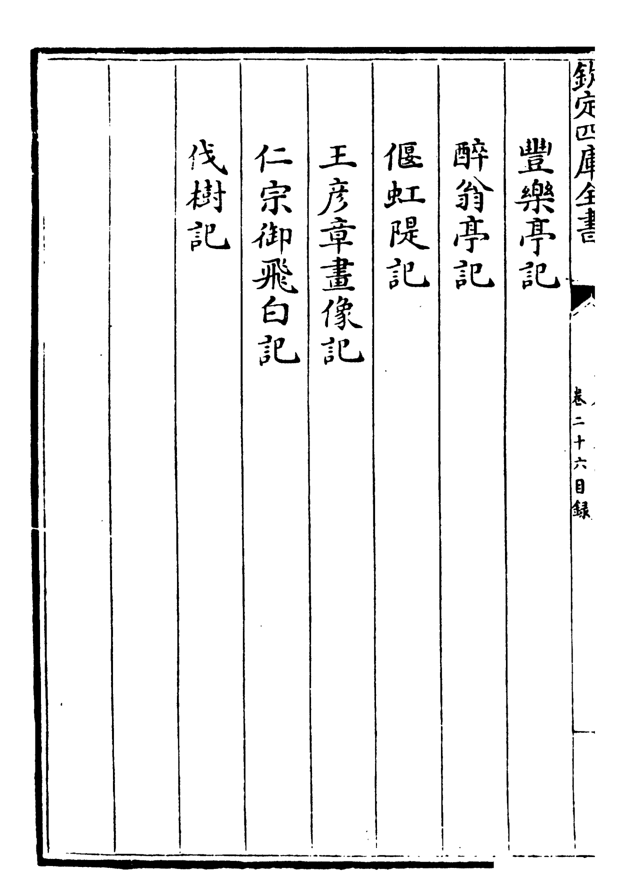
論　記

為君難論上

為君難論下

吉州學記

峴山亭記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偃虹隄記
王彦章畫像記
仁宗御飛白記
伐樹記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六

廬陵歐陽修文五

為君難論上

聖祖御評 文氣峻決是極有斷制之作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絶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

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為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

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强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説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强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為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内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

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

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為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

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葢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為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

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

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盖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

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强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為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

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畧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

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為君難論分著用人聽言之難故作上下二篇實一首也

吉州學記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

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益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寛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

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燿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體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

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

俟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蔡世遠曰歐曾學記雖於道之大原未能洞徹學者下手工夫未能親切指示然從經史中幾經研究議論正大文筆茂美卓然儒者之文

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

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兹山慨然語其屬以為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兹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熈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禄

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禄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

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修言羊叔子杜武庫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葢謂二人之意非沾沾詡詡自喜直自以為功烈猶畢不足傳後而恐其磨滅云爾此修厚待古人處而所以勗史中煇者已在言外雖然亦未可謂羊杜之意不如修所云也

凡人急功近名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豈必不勝於人而

取於人哉而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往往及身而敗又安能死而益明久而愈光唯實有立於天地而被於萬民則其存也常自歛然不足蒿目焉而莫副所願及其亡也其所立與所被乃耿耿不磨出於其人平時意料之外古語云鼠忘壁壁不忘鼠謂其實有穴在也善固如此惡胡不然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世而名不稱則必期未沒時之盡其實也明矣名者實之賓也豈曰吾將為賓乎豈曰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圖曰

前之烜赫如彼槿榮晝炕而宵轟乎

聖祖御評
歸美國家太平
以為豐樂之由
立言有體而俯
仰處更多閒情
逸韻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
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
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
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滁於五
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
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
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

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
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傑並起而爭
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
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
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
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
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
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

州而是代景東望

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按林希元曰此篇專歸功於上之功德第一節先叙滁之景以為亭第一節論滁為干戈用武之地第三節論

天所一而車畝百安

聖宋平定之事第四節論民生豐樂皆上之功德第五節論滁人立亭共享豐年之樂第六節論宣上意以與民同樂所以名亭希元於此文脉絡善為分疏矣若修言外之意顧未之及也嘗考唐末五代干戈紛爭生民荼苦備矣宋興削平天下斬其蓬蒿藜藋而養以雨風至於仁宗猶天下之母焉一以柔道滋培和氣一時四海宴清人民歡樂然而名實亦少混焉武備亦少弛焉文恬武嬉積日閱考以取卿相者多席祖宗太平餘業

幾及百年百姓長子養孫不見兵革於斯時也在易之豐所為日中者也君子見微而知彰修所以一則曰幸其民樂歲之豐成再則曰幸生無事之時豈非深危夫斯世斯民之不能長久其幸者哉至於神宗日中則昃於是言利之臣進而天下十室九空邉疆之釁開而西北肝腦塗地迨至金人長驅直入王業偏安而滁乃復為用武之地矣然則斯文也有蟋蟀風詩之意焉所以詒天下萬世以居安思危者㫖深哉　又按宋史杜衍

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以黨議罷去修疏救指斥羣邪於是其黨益恨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其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此文修治滁日所作也其言溫厚和平足徵城府中了無他物君子哉首言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葢其時難始平也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

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游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

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蘇軾作醉翁操其序曰瑯琊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

節奏疏宕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為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為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詞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為詞所繩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捐館舍而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其詞曰琅然清圜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霜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醉翁嘯咏聲和

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巔水有時而回㴶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相傳崔閑按琴而鼓東坡援筆而書曲止詞盡而宮商諧暢長短恰宜為一時勝事前人每歎此記為歐陽絶作間嘗熟玩其辭要亦無關理道而通篇以也字斷句更何足奇乃前人推重如此者葢天機暢則律呂自調文中亦具有琴焉故非他作之所可並也況修之在滁乃蒙被垢汙而遭謫貶常人之所不能堪而

君子亦不能無動心者乃其於文蕭然自遠如此是其深造自得之功發於心聲而不可強者也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為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於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於州者近而且

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於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葢慮於民也深則其謀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於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

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葢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嘗至於怠廢自古賢志之士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迹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知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嘗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

一州無所用心畧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後法一宜書不茍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以不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為之書慶歴六年某月某日記

朝廷欲為大作以利民生往往因之有二蠹一者利蠹不顧民之利病而惟上意之視藉以固寵加秩而不問其他又或賴其金錢出納以為家肥上所作無已則其

利亦無已一者名蠹不考古今之宜而棄天地之性鈞奇立異以為已名自謂能為振古未有之事而不知古人之所不為者之必不可以為有是二蠹則朝廷有利民之心每轉為病民之事逮其事之已成則外黃徐子所為啜汁者衆緣藤附蔦實繁有徒有一以為不然則羣起挫之指為撓國是民不見利而唯被其累雖愁苦呻吟而終莫徹於上聽久之而病民者深遂以病國甚矣夫三代以下人才不振匪特害民之事不可為而利

民之事亦難為也孰能謀之審慮之熟不苟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如滕子春之為者乎范仲淹岳陽樓記曰子春為巴陵郡其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然則此所為偃虹隄者殆亦其一事歟士大夫為百姓立命為國家立業本非為巳身家而然使有一絲毫名利之念淆其間則源之不清流千里而猶濁汲者飲者並受其禍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食之不渫安足福哉夫所為渫者豈止不貪財賄之謂夫

耗帑肥家似為最下矣然計短迹汚人之所惡易於發露其害淺希上旨以釣爵位稍深矣而無赫赫名事不成則主易悟猶淺也若夫假經術以文其奸取令名以槁其勢若似乎所欲利者國與民而非有他雖撥本害枝而千載而下論其人猶將疑信叅半者是最大蠹也王安石是已安石未相歐陽修亦嘗薦其可以為相矣臯陶曰在知人而禹曰惟帝其難之聖人之言所以為萬世法鑑哉

王彦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彦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彦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

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葢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畧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録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徳勝之戰尤詳又言敬

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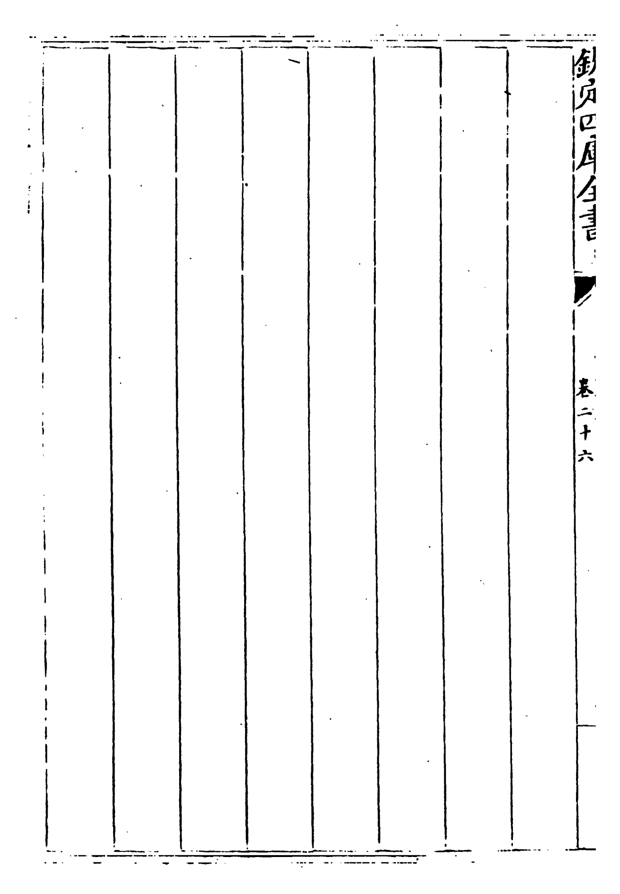
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邉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歳

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葢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

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易曰碩果不食說者謂剥窮上反下如木雖本槁枝凋而末有碩果則落地復生本枝復肖其舊也五代之世君臣之義可謂剥之盡矣而彦章為梁純臣其碩果歟或曰朱温者唐之賊也彦章事梁復何義之明曰此正所謂本槁枝凋之碩果也木無生理而果則有生心且舜禹既曰孝矣彦章豈非忠夫元載之妻奚害其為烈婦歟歐陽修既為五代史傳又於畫像記反覆低佪不

置誠慕乎其忠也若其慨元昊契丹之事而歎今無其人所以激勸西帥者切矣

唐順之曰此文凡五段一段是總叙其略二段是言其能全節三段是辨其事四段是言其善出奇策五段是寺中畫像之事而通篇以忠節善戰分兩項然不見痕迹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閲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葢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悦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葢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

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隴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

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宋史仁宗贊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庭或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宮中夜飢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

者皆令上讞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甞詈人以死况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犯邉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决獄多平允之士國未甞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甞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

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伐樹記

署之東園久茀不治修至始闢之糞瘠溉枯為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啟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脉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疎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

亦宜薪修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為杏地耶因勿伐既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耶他日客有過修者僕夫曳薪過堂下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耶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

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葢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既去脩然其言而記之

漆以膏自割鴈以不能鳴而見烹其將焉處莊子曰吾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夫材不材之間其果可處邪割漆者曰是尚材也烹鴈者曰是亦不材也其猶有側足

之所乎君子所欲全者性之云爾豈曰身之云哉性全則身亦全忠烈之士隕身溝壑然而全受全歸也身全而滅其性者入於禽獸之路矣身又奚論抑又聞之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人之性敬敷五典俾彝倫攸叙斯盡矣物之性若之何其盡曰人則不材者必皆使之材而後其性盡物則以材付材以不材付不材而後胥盡也物之生也所以為民用耳杏之實可食樗

之枝可薪食其實而薪其枝不至於棄擲而朽蠹則樗與杏之性各盡也若夫杏之實儲之以供宗廟賔客之禮樗之薪析之而為吉蠲餴饎之需質之賤而用之貴不以供縱欲而暴殄則樗與杏之性益盡也若夫鬱結輪囷於山巔澗澨之間猿狖之所號狸狌之所居以此為不夭斧斤抑知此正所以為夭哉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八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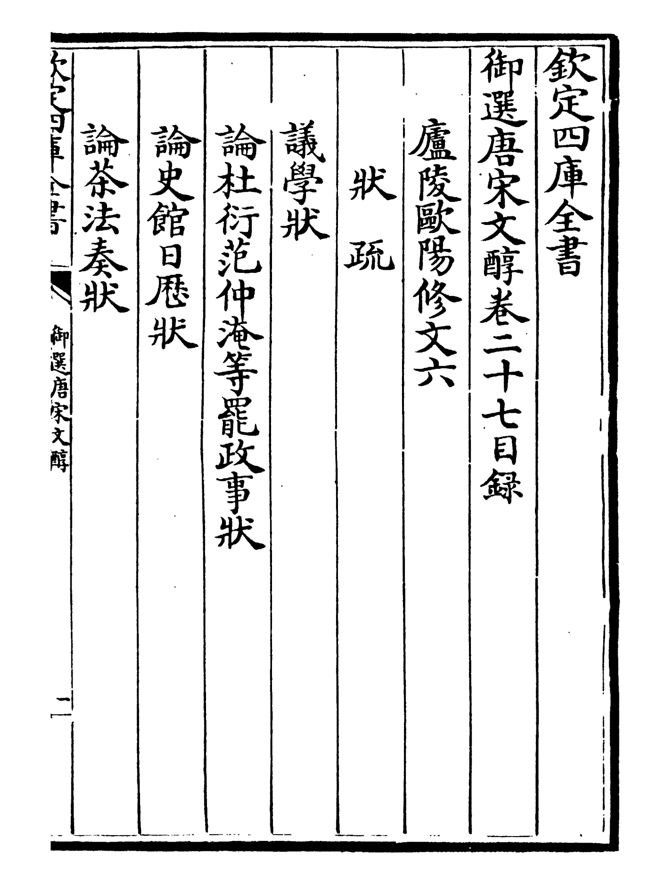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于復懋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七目録

廬陵歐陽修文六

狀　疏

議學狀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論史館日歷狀

論茶法奏狀

論選皇子疏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七

廬陵歐陽修文六

議學狀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為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

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徳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徳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為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為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

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為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於鄰里聞於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選士久

之又取其甚秀者為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為學考行又廣察以鄰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偽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為間歲而應舉之

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為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鄰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概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眞偽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反以利誘人為矯偽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巳中於

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内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羣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鄰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毁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横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

衆則必為迂僻可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歷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

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為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修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修其實事給以餼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為之師而舉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為吏已接於人事可以

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僞之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以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也伏望聖慈特

賜裁擇

讀此文并修所作取士策問而知後世用人之難也國

家事事須人而事事難得其人雖欲躋斯世於唐虞其誰與為理三代學校之盛根於積德累仁不特非一王所能致并非一代之所能致是以極於成周而美隆於千古自東周以來陵夷衰微敗壞湮滅古今事體絶不相同而欲舉成周之法以求後世天下之人材猶資章甫以適於越也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楊萬里別為義曰初初九動之始六二動之繼初耕之二穫之初菑之二畬之天下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者其曰不

耕不菑則耕且菑皆前人之所已為也是說也於易雖未為正義而於此可以取喻焉若成周者所為前人已耕已菑者也其在詩所為棫樸之薪櫄旱麓之榛楛當文武已上其所以譽髦斯士者至矣至於周公益明選士造士之制習射擇士之文而卷阿之詩謂藹藹王多吉士如鳳凰之鳴於高岡也斯時也穫耳畬耳非耕且菑以待食者也若夫踧踧周道鞠為茂草而謂利乃錢鎛便可取盈於倉箱所穫安得而非荑稗邪雖然學校

之制盛莫過於成周而亦未必無憸壬衰莫甚於元世而亦未嘗無碩士經綸天下者百司庶務無一時而可以乏人而能待汙萊之田忽嘉榖之穭生乎其必别有所以處之者矣此篇末幅所論具足為世法也

聖祖御評
從四人事跡顯
然處一一引証
更不自立議論
遂爾警切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
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
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
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
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
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
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

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為朋則可一時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昔年仲淹初以忠信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

羣察任而見指去

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為朋黨也蓋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

則盡惟西遭之稱數

下素巳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名琦與仲淹於陜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名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

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别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名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畧條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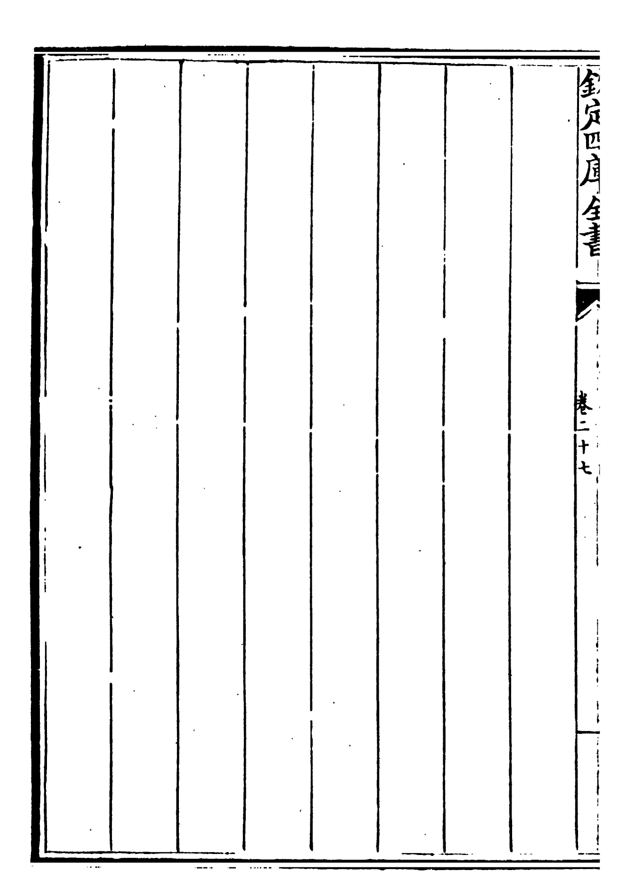
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敵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

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内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

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令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敵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内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方岳貢曰力破朋黨專權四字舉其實事而明之更

為洞快



論史館日歷狀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

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記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月日謂之日歷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也加以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

相因故纂録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歳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滞不暇及之若不草具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

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
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彦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
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龎籍緣白草平事
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
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
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
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
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

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歷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曠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

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儲欣曰宋史有三曰時政記曰起居注曰日歷其兩府大臣撰時政記其三館應升之士修起居注日歷即據前二書學士修撰而命宰相監修之是則時政記起居注最先而日歷其成書也記注不詳學士何所依據以為修撰乎如公此疏所請庶復有信史耳

論茶法奏狀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為國誤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害方一二大臣鋭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遂決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為非者遂直詆好言之士指為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事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厭言而意殆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今行之踰年公私不便

為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勢既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嗟怨於閭里而無由得聞於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為峻法禁絶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者亦已衆矣古不虚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改法之時商

議已定猶選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一二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之心但所遣之人既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沮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來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此數人而已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詳知但外論既喧聞聽漸熟古之為國者庶人得謗於

道商旅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正為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為害者五焉江南荆湖兩浙數路之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產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為害一也自新法既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絶不通行前世為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為僭侈而已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乃斷絶商旅此其為害

二也自新法之行税茶路分猶有舊茶之税而新茶之税絶少年歳之間舊茶税盡新税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為害三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徧行天下令民自買賣須要眞茶眞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又不暇遠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遠茶之方向去更無茶食此其為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入米於州縣以鈔筭茶於京師三司為於諸場務中擇近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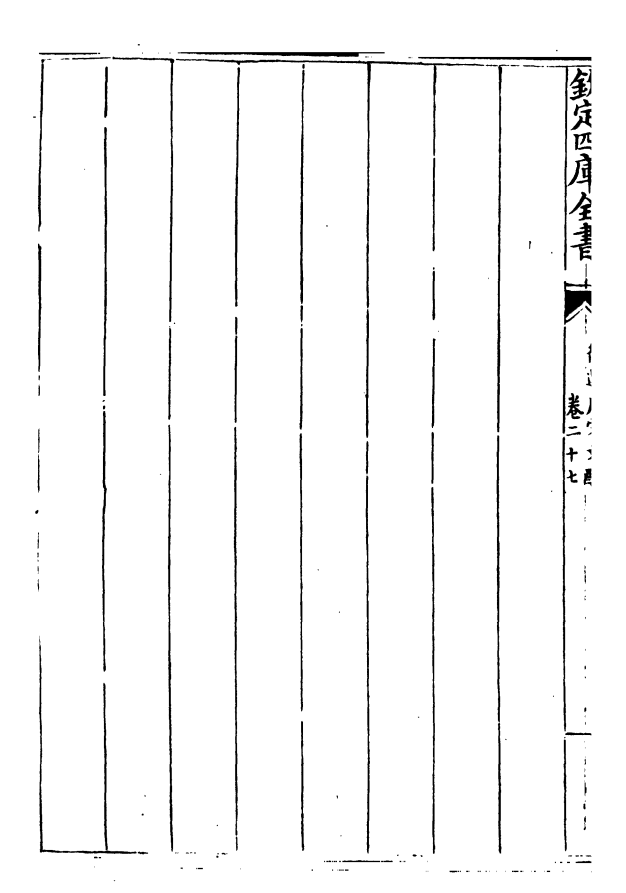
鈔筭請令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筭所以河北和糴目下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筭請則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動兼亦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為害五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特寬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特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襲弭謗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

失祖宗之舊制臣冐禁有言伏待罪責謹具狀奏聞伏

候敕旨

狀大臣不達民情妄建謬議始終回護而庶僚希風順

意不顧百姓疾苦情事如繪



論選皇子疏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伏見兖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

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踈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為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

儒臣學士講論於間晏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

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惟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為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

斧鉞

天下大器帝王大統付託得人則三才蒙庥萬類咸若

華夏蠻貊罔不蕃祉老壽否則反是宋仁宗之不輕擇嗣豈為一已之私哉然當日宰執臺諫侍從之臣文章敦勸而歐陽修此文益復情致纏綿忠愛悱惻抑何社稷臣之多也仁宗崩年止五十耳修疏上正仁宗富於春秋之年而修言之無忌仁宗聽之無恨君臣之間美千古矣豈非兩人皆止知有宗廟社稷蒼生而不知有已者乎世以仁宗為漢文帝唐太宗後一人而無子以為天地之大之憾然亦何憾擇嗣得英宗無愧宗廟社

稷蒼生仁宗有子矣況帝王父天母地而子萬民有宋三百年人民孰非仁宗之子哉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七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八目錄

廬陵歐陽修文七

上書

通進司上皇帝書

準詔言事上書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